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三十七回 羅默伽肆兇受戮 尹氏女盡節還魂

詩曰：蜂蝶無知恣浪遊，偶逢塵色起戈矛。  
顛狂妄想同鴛帳，烈節捐生誓柏舟。  
魄返泉途彰大節，軀戕鋒鏑愧風流。  
古今善惡須當鑑，一點狼心好自收。

話說羅默伽復進桃源洞中，觀玩景致，見怪石玲瓏，奇峰壁立，蒼松翠柏交加，白鶴青鸞飛舞，何殊閬苑，不異武陵。羅默伽賞心樂事，徘徊眺望，取過酒樽食壘，席地而飲。漸漸金烏西墜，見那蠻丁走得汗流滿面，飛來覆道：「秀士一行轎馬，穿過碧雲峰南下，至一客店中進去了。」羅默伽暗暗分付蠻丁，如此而行。按下不題。

再說阮繪夫妻二人，進了客館，喚家僮將轎抬入後邊藏了，將馬牽入側屋喂料，自與渾家進內小閣中坐。這店主原是舊相識，令妻子出來相陪。茶湯已罷，擺下酒餚，店婆作別自進去了，夫妻燈下飲酒。尹氏道：「相公向來要和妾身桃源洞中尋芳玩景，今用了盤費到此，為何不進洞一看？慌慌張張趕到這裏，卻是何故？」阮繪道：「娘子不知。晌午洞前那個長大漢子，頻頻窺覷你，原來是巴的甸洞主羅默伽。久聞這人兇勇強悍，不循道理，貪酒戀色，肆惡橫行。娘子進洞遊玩，這廝無狀起來，如何與他爭執？只索避他便了。」尹氏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幸是早早避他，不然怎了。」說罷，收拾杯盤，上床歇息。

將至二鼓，忽聽得門外人聲喧嚷，一片亮光。尹氏夫妻二人穿衣起來，開房門出看，見□餘人手執鎗刀，一擁入來。阮繪慌忙閃進房，跳窗越土牆而走。那夥強人搶入房中，將尹氏攙出門，推上小車，復身牽出那馬，一個大漢騎上，點著□數把硫黃火草，簇擁而去。這店主人合家男女客商盡驚惶躲避，見強人去得遠了，纔敢出來。店主人關了門扇，將燈四下照看，並不失一些物件，單單不見了阮秀士夫妻二人。家僮轎夫等慌張無措。店主道：「強人打入門來，我只道放火殺人，劫擄財物，誰知只搶了阮相公夫妻兩個去了。這事怎處？」一個轎夫道：「適纔我躲在櫃身內板縫裏張那強盜頭兒，就是日間桃源洞口遊玩的巴的甸洞主，想是看上了大娘子美貌，故此強奪去了。相公擒去，只怕性命難保！」眾人圍做一處，猜疑不定。

天色黎明，只聽得扣門聲急，一齊出來開門，卻是阮繪，鬚頭跳足奔入店來。眾人歡喜相問，阮繪道：「我見強人勢頭來得兇惡，即忙越牆而走，藏在樹叢裏。今將天曉，方敢回來。我大娘子不驚壞了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大娘子被那巴的甸洞主搶去了。」阮繪聽罷，魂飛天外，大慟一聲，昏倒在地。眾人攙起，急用茶湯灌下，方得甦醒。哽咽半晌，哭道：「我那娘子，稟性貞堅，決不被強人玷污。但此一去，必然玉碎，焉肯瓦全？可憐賢哲嬌妻，死于強賊之手，今生安能再得相會也！」說罷又哭。店主夫婦勸慰道：「大娘子被奪去，未知生死若何，相公須索保重身體，設一計策，救取回來，方是道理。」阮繪滴淚道：「老丈不知，我那荆妻，博通書史，謹守婦道，此去必無生理。羅默伽這廝兇頑無比，又不能與之爭理，怎生解救？不如死休，與我那賢妻相會于九泉之下罷了。」說罷，跌足而哭。店主道：「相公差矣！大丈夫頂天立地，豈可為一個娘子，就這般輕生？強徒肆惡，誓當報讎雪恥，方是男子。若與令正同死，有何益哉？目今新任張爺，鎮守青州漢嘉等處地方，為官清正，青年英武，部下有精兵數萬，猛將千員。相公何不往青州擊鼓鳴冤，求張爺起兵征勦，或者大娘子不死，還有相見之日，未可期也。」

阮繪聽罷，點頭拭淚，謝了店主。喫些酒飯，令轎夫和家僮回家報信，只帶一小廝，取路往青州來。到得帥府前，天色已暮。阮繪顧不得天晚，跑入府裏播動大鼓。此時林澹然已往峨眉山去了，張善相在後堂與王驥飲酒，猛聽得鼓聲如沸，慌忙冠帶陞堂。把門將士將阮繪帶入跪下。張善相喝問：「汝是何人？有甚緊急軍情，擅擊禁鼓？」阮繪稟道：「儒士姓阮名繪，本貫漢嘉武陽縣人氏，父祖皆叨仕籍。」遂將還願往桃源洞遊玩，遇巴的甸洞主搶去妻子尹氏之情，哭訴一番。張善相沉吟半晌，問道：「據汝所言，事係搶劫，自有本處衙門，何必來此纏擾？莫非有讎誣捏？若果情虛，擅擊軍門禁鼓，難逃三尺。」阮繪道：「儒士世習儒書，頗知禮法，焉敢誣陷害人？況儒士家住武陽，羅默伽世守巴的，彼此遠絕，有何讎隙？因耐那廝見儒士妻子顏色，一時起意，明火執仗，黑夜生生的強搶去了，府縣衙門奈何他不得。除是老爺天恩，發兵征勦，方能除此大惡。不惟儒士感戴，一方黎庶，皆沐洪恩。若有半點虛情，甘受責罰。」

張善相令阮繪且退府外俟候，連晚聚集將士，商議此事。眾官吏稟道：「這羅默伽從來肆惡，淫毒無窮，遠近人民，盡遭其害。色心最重，若見婦人有些姿色，不論宦族村民，強擄進洞淫媾。不服王化，一味強梁，誰敢與之爭理？所以人人切齒。阮生之事，諒非虛謬。」張善相聽了，怒髮衝冠，瞋目拍案道：「世間有此巨惡，若不勦除，使百姓受其荼毒，張生之罪也！」分付宣令官曉諭諸將：「明早五鼓，率各部軍兵，赴演武場聽點。」言畢退堂，眾人散訖。

次日平明，張善相入教場，將士俱已聚集，迎接入廳參見。張善相傳下將令：繆一麟為先鋒，常泰黃松為左右護衛，領馬軍三千步軍一萬，即刻先行。自為中軍主帥，王驥為參謀，蜀將四員葛攀龍賈裕葉重鄭凝脂，統馬步軍一萬五千，次日起馬，以為後應。軍馬陸續起行，殺奔巴的甸來。

再說羅默伽當夜搶了尹氏回洞，不勝欣喜，分付洞丁設席，和美人飲酒取樂。尹氏一路就欲尋死，奈蠻丁緊隨，無隙可乘。及進洞坐于側廳，又有人圍護定了，心內□分焦躁，淚下如雨。只見數□苗女，名為烏男姑，向前道：「洞主爺請娘子赴席，飲合歡酒，結同心帶。娘子若肯順從，不愁不富貴也。」尹氏低頭不應，只是悲啼。那夥苗女互相喝采道：「看這位俊男枯哇，雲鬢撩亂，玉箸低垂，越顯出風流態度，怎地教爺爺不愛？」齊向前勸慰。尹氏垂淚不言，亦不動身。烏男姑等只得進去了。

少傾，羅默伽改換衣冠，搖擺進廳裏來，叫烏男姑：「移席到此，待咱與美人對飲。」霎時酒席移來，羅默伽親捧金壺，斟蒲萄酒于犀杯之內，雙手送過來，笑吟吟道：「美人請此一杯合歡酒，與咱成親，尊汝為正夫人，一生富貴不盡。」尹氏正在悲憤之際，舉手將盃一澆，潑了羅默伽一臉一身酒，罵道：「我乃女中丈夫，豈與禽獸為偶？任你鼎烹鋸解，休得亂想胡思，我那丈夫是有名才子，一朝風雲際會，把你這苗狗碎屍萬段！」原來洞蠻最怪罵的苗狗二字，羅默伽大怒，喝左右：「將這惡婦綁了！」烏男姑等用繩索將尹氏背剪綁了，羅默伽取出佩刀向前，尹氏並不畏怯，伸頸受戮。羅默伽心中雖怒，見他如花似玉，不忍下手，收住寶刀笑道：「咱將你一刀砍死，卻便宜你了。」叫烏男姑：「押去鎖禁在後邊幽室中，待咱慢慢擺佈這廝。」眾烏男姑將尹氏去了綁索，攙扶至一空屋內，反鎖門兒去了。

尹氏尋思：「此處無人，正好自盡。」又見三四個烏男姑捧些茶湯酒饌，開門進來，見尹氏坐在地上啼哭，烏男姑齊聲勸了一番，將酒饌奉過來與他喫，尹氏悲咽不理。眾烏男姑使性子開門去了。看看天色晚來，窗眼裏透進一點蟾光，尹氏暗思：「此時無人纏擾，不如早尋死路，以報丈夫之恩，全我一生貞潔。稍若遲延，這廝強來侵逼，此身一玷，雖死何及！」四下一看，空蕩蕩並無一物，只得將裙帶咬下，和膝褲帶兒接做一條，從窗檻上立著，乘月光將帶子丟過橫穿木上，打了一個結頭，意欲將頭套入。心下又思：「阮郎從娶我入門，情同魚水，未嘗片言相逆，詎料半路相拋，未得相依一語。婆婆待我甚厚，恩同母子，今夜長往，不能奉養暮年。」輾轉思量，心如刀割，淚似湧泉。悲哭道：「節孝不能兩全。」望南拜了四拜，將頭套入帶去，兩腳墜下，霎時間氣塞痰迷，一命歸陰，杳然而逝。可憐貞烈青年婦，七魄悠悠入九泉。

次早，羅默伽又差苗女烏男姑看視，見尹氏懸于橫木之上，驚得屁滾尿流，奔回羅默伽臥房報知。羅默伽大驚，親自出來看，果然玉碎香消，美人懸梁而逝。雙手抱住，放下索來，雖然氣絕，面色如生。羅默伽心中不捨，追悔道：「可惜美貌佳人，是咱性急，一時將他逼死。」試解開他衣服來看，但見酥胸似玉，香氣襲人，心中愈加可愛。羅默伽不覺慾心難禁，想欲與死屍雲雨一回，了此姻緣，不枉為人半世。發付眾烏男姑都出去：「待咱用摩騰過氣之法，救此婦人。」眾苗女皆散。羅默伽正欲解開尹氏下

衣，一霎時烏雲罩地，黑氣迷天，電光四起，霹靂交加，雷聲似擂鼓一般，屋宇四圍旋繞，振得地皮也動，屋子也搖。羅默伽驚慌，連忙跪倒磕頭禱告：「雷神爺爺，雷部將軍，饒恕默伽則個，以後改過，決不敢非為了！」俯伏在地。只聞雷霆震擊，轟轟之聲不絕，自辰時直至午後方止，依舊天晴。羅默伽立起身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道：「慚愧！」即令備辦棺木，將尹氏收殮，葬于洞側高崗之上。默伽被霹靂驚壞肝膽，臥病在床，數日後掙挫起來，悶悶不樂，心驚肉顫，坐立不寧。

一日晚間，有一黑犬端坐于前堂椅上，蠻丁報入。羅默伽令將黑犬殺了，棄屍河內。又一日夜半，羅默伽與夫人睡在床上，那床忽然不推自動，將二人滾進滾出不止。羅默伽大怒。與夫人起來，將床砍為粉碎，移出洞外燒了。又一日，黃昏月上，正飲酒間，窗外有人張望，問時不應。羅默伽推窗一看，見一個人，身長丈二，白臉微鬚，三隻眼灼灼有光，頭戴金冠，身穿白袍，手執方天戟，立于檻前看觀。羅默伽大怒，掣寶劍奔出來，劈頭砍去。那長人將戟隔開，回身就走。羅默伽飛步緊追，直趕出幾層房子，到花園亭子上，鑽入土中去了。羅默伽將劍尖劃地為記，令人掘土，掘出大銅鑼一面，竹片一條，默伽不解其意。次日聚集大小將佐，說此異事，眾各議論不一。有西賓王好善聞此數事，私對默伽之子羅統芒道：「爾翁貪財好色，殘忍不仁，上天示警。再不悔過，喪亡無日矣！」羅統芒請問其故。王好善道：「黑犬陸座，以畜代人。臥床自動，夫妻分散。鑼者，汝家之姓也，竹片者，箴也，分明羅滅二字，甚為不祥。」羅統芒慌了，乞求解救之策。王好善道：「善不積，不足以致福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汝翁積惡已久，惡貫滿盈，天示滅，無可逃也。只有勸尊翁作速悔過，庶幾能轉禍為福。」

師徒二人談論間，不提防被一家僮竊聽。這家僮名喚雞孤，撥在館中伏侍，為人狡猾奸佞，每被王好善責罵，因此懷恨在心。竊聽了此言，就到羅默伽帳中搬嘴，又道：「王師父勸公子祭死爺爺，暗襲官職。小人恐事發連坐，不敢隱瞞。」羅默伽分付雞孤好生守看那廝，待至夜靜，差人殺此二賊。雞孤以為中計，歡喜應諾而去。

看官：為人在世，生死自有定數。當時先生與公子命不該死，卻遇了一個救星。羅默伽與雞孤說話，卻好苗女瓦刺的送茶來，立在帳外，聽得二人言語，不敢進帳，捧茶復身入去，對夫人說：「爺爺聽信雞孤之言，要殺公子與王師父。」夫人大驚，欲令人通知，又恐洩露，慌忙寫字一紙，藏在蒸餅內，令瓦刺的送入書房，對公子如此說。對公子說：「此是夫人親手所炊，公子與師父自食，莫賞與他人。」羅統芒喫餅，只見餅內微露紙角，隱隱有字。羅統芒取出看時，上寫道：

適雞孤在汝父前，訴汝欲殺父襲職許多言語，又說與王師父同謀。汝父大怒，夜深要殺汝師徒二人。作速躲避，勿得遲誤！至囑至囑。

羅統芒看罷，驚得目瞪口呆。王好善笑道：「悖逆狂徒，不思改過，反欲害人，我與你走為上著。」當晚，師徒二人將雞孤灌醉了，鎖于側房，急急收拾銀兩衣服，乘夜而逃，往烏門山躲避去了。

卻說羅默伽當夜差一僮丁賈孤來殺公子，只見房門反鎖，賈孤撥開進看，不見先生公子，遍處尋看，止有雞孤睡在房內打鼾。賈孤搖醒問他，只睜著眼不能答應。賈孤提了雞孤轉入帳中，稟覆道：「王師父公子不知去向，只見雞孤醉倒地上，拿在此間。」羅默伽問雞孤：「公子與師父何在？」再三詰問，雞孤張口只是不言。羅默伽大怒，拔出佩刀，將雞孤揮為兩段。即差賈孤四下緝訪王好善與公子二人下落，又出告示，有人擒獲二人投獻者重賞。正在煩惱之際，伏路洞丁飛報：「張元帥起大軍殺奔前來。」羅默伽大驚，號令部下將士，謹守洞門。

卻說繆一麟常泰黃松率領軍士殺至巴的甸，離洞三□里可渡河邊紮下營寨。次後張善相軍馬陸續皆到，左右結成二寨。次日，張善相令先鋒繆一麟率部下軍渡河，將洞圍住。只聽得洞內嗚嗚畫角之聲，隨後喊聲大起，羅默伽領五百洞丁，殺出洞來。繆一麟將軍馬約退半里，布成陣勢。繆一麟當先，左有常泰，右有黃松，各持兵器立馬陣前。只見對陣畫角齊鳴，擁出一員蠻將，正是羅默伽。頭戴三尖帽，赤著身，遍體垂掛纓絡，下穿鐵葉戰裙虎皮靴，腰懸弓箭，斜掛寶刀，手執一根鐵蒺藜，騎著灰毛大象，前後圍護數□個身長黑面苗將。部下洞丁，俱是光頭披髮，赤腳裸身之輩，手執利器。羅默伽風擁騎象而來，常泰手揮巨斧，躍馬正欲交鋒，不期戰馬驚嘶跳躍，幾乎將常泰掀下馬來。黃松見了，忙出陣助戰，那馬也長嘶驚跳，不肯向前。二人只得帶轉馬頭而走，羅默伽隨後大驅洞蠻追殺。繆一麟遮攔不住，軍士大亂，當不得羅默伽大象壯健，疾走如飛趕上來。黃松正走，被羅默伽一蒺藜打中馬膊，那馬負疼跌倒，黃松跳在地上，雜于亂軍隊裏而逃。官軍在後者盡被殺死，中鎗著箭者甚多。直追出二□餘里，卻遇張善相軍到，羅默伽收兵回洞去了。

張善相接應繆一麟軍馬渡河回寨，備問戰敗之由。繆一麟道：「從來征戰，未曾見此等異類。那洞主生得醜惡無比，騎著大象，其行如飛。正對陣，常將軍出馬，無奈馬驚不肯向前，因此未曾交鋒，即便敗走。兼蠻兵精勇，刀劍甚利，難與對敵，黃將軍幾乎喪命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我自蒞任已來，即知洞主勇悍肆惡，蠻兵精銳善戰。然而一勇之夫，不知孫吳玄妙，明日破之如擒犬兔耳！」傳令次日五更造飯，平明進兵。次早，張善相令繆一麟常泰黃松三將領精兵一萬，各帶火銃火箭火砲一應火器，以衝前鋒，若羅默伽騎象出陣，即放諸樣火器，象必驚走，待他陣腳移動，向前衝殺，必獲全勝，就乘勢攻進洞口，我這裏隨後接應。繆一麟稟道：「蠻獠勇鷙，敢死惡戰，恐火器不足以勝之。」張善相笑道：「公端何怯也！常將軍率火軍三千在前，繆公端與黃將軍率步軍七千繼後，一半持長鎗，一半執短刀，□人相間為一隊，連結而進。長鎗刺其上，短刀砍其下，焉有不勝之理！」繆一麟大喜，即時起兵殺過河來，逼近洞口，鼓譟引戰。羅默伽騎象擁眾而出，兩下吶喊。羅默伽奮勇當先，忽聽得對陣連聲砲響，火箭火鎗如雨點般射將過來，火銃火砲一齊發作。那大象著了驚，回身就走。羅默伽腦中一箭，翻身滾落塵埃，被亂軍砍死。蠻兵見主將被殺，俱奮怒拚死，殺過陣前。官軍不能當抵，退步且戰且走。正趕殺間，繆一麟黃松大軍擁至，長鎗大刀，竭力向前。這一陣殺得蠻兵屍骸滿地，血肉成山。隨後張善相軍馬又到，合兵一處，將巴的甸洞門圍住，連夜攻打。

卻說逃得性命的洞蠻奔回洞中，見夫人報說洞主被殺，蠻兵大敗。夫人大哭，慌聚苗將商議。眾皆說：「洞主貪暴不仁，自取其禍。如今官兵勢大難敵，不如早降，庶保性命。」夫人聽從，豎起降旗，親自綁縛出洞拜降。張善相率請將入洞，堂上坐了。喚集近甸百姓，細問洞中之事。百姓稟道：「羅默伽貪財好色，殘暴不仁，百姓皆受其害。今蒙誅戮，村民得以安生。部下還有一夥助惡兇徒烏蒙牟等，求爺爺一併誅之，以除大害。夫人最賢，屢諫其夫不從。公子統芒仁慈厚重，秉性純雅，乞爺爺宥之。」張善相聽畢，令人解去夫人綁縛，問羅統芒何在。

夫人道：「兒子因諫父，父反欲殺之，與師長王好善一同逃竄，不知去向。」張善相問：「阮秀士渾家尹氏搶來，今在何處？」夫人道：「尹氏遭妻夫所逼，誓死不從，自縊而亡，葬于洞側崗上。」阮繪聽得妻子已死，號啕痛哭。張善相也覺傷感，勸慰阮繪。阮繪哭道：「感老爺天恩，發兵勦賊。今巨惡授首，亡妻之恨已泄，儒士欲見屍一面，乞老爺矜憐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汝妻落土將及一月，屍已腐爛，看之何益？我代汝將此情申奏朝廷，請旨建造貞烈祠，受享血食，以彰其節，汝心下何如？」阮繪叩頭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亡妻之靈，感恩于九泉之下。但儒士一心要開棺見妻一面，雖死無恨！」張善相見阮繪情切堪憐，令軍士掘土開棺，但使一見即掩，軍士同阮繪去了。張善相發放羅夫人回內，收捕惡黨三□餘人，盡斬于河口。

這阮秀士隨著洞丁同到尹氏墳上，阮繪一見土堆，哭暈于地，軍士救醒。掘開墳土，拭淨棺蓋，輕輕用鐵鍬撬開。阮繪近前看時，尹氏身屍不爛，面色如生。阮繪抱住屍首大慟，將手撫摸其額，微溫不冷。阮繪大訝，與眾軍士商議道：「亡妻尚微有暖氣，何也？」眾軍士道：「想是土中氣旺，故這般暖。如今掘開泄他的氣了，反為不美。」阮繪心中不捨，痴心妄想，又將右手輕輕弄其鼻邊，只覺鼻中有一絲之氣，自內而出，心下駭然，令一個軍士報知張善相。張善相道：「死而復生，世或有此事，只是已一月了。」即親自上馬，率諸將同來看視。阮繪備說額上微溫，鼻中有氣，實為異事。張善相道：「汝妻貞烈，完天地之正氣，鬼神呵護，或可回生。吾聞林太師有言：人屍不冷者，親人擁抱同臥，以口相哺，授其元氣，將還魂丹置口中，以湯下之，則可復生。君試為之，萬一天鑿節婦重生，未可知也。」阮繪領命，張善相一行人自回。

阮繪借了民間空屋，鋪設床帳，遍熏蘭麝，將尹氏屍首放于床上。阮繪對面摟抱，以口對口，微微呼吸，接引其氣。許久，尹

氏忽然嘆出一口氣來，又聞得咽中有聲，自上而下，漸覺星眼半開，玉腕微動。阮繪不勝大喜。阮繪輕輕詢問，不能回答。阮繪心下憂疑，忽報張爺差人送丹藥至。軍士道：「老爺分付，將此藥用神妙湯調化灌之，娘子若能受藥，則回生了。」阮繪致謝，忙煎湯調藥，初用一匙送入口中，慢慢的流下咽喉，次後扶起身來，緩緩灌下。一會兒氣轉神舒，便能說話，將阮繪看了一回，悲傷哽咽起來，帶淚道：「妾與官人相見，莫非是夢裏麼？」阮繪扶著娘子，細細將張都爺發兵殺羅默伽，開棺救醒之事，說與他聽。尹氏聽了，扯住阮繪道：「我與你真是兩世重逢也。」阮繪又道：「娘子死去見甚神鬼，安身何處？焉能身熱而氣還？」尹氏道：「妾初死並無所見，但昏昏沉沉，如夢裏一般。恍惚見一青衣童子，口稱山神所差來救濟我，與我一粒丹藥，其味甚甘，服之不飢。得以再生，皆張爺之德也。」

阮繪道：「張爺德同天地，恩若丘山，細思無以為報，惟建祠塑像，晨昏拜祝，求其長命富貴，福祿康寧，子孫昌盛便了。」阮繪浼居民婦女，伏侍湯藥，自卻飛走到張善相營中拜謝。

此時張善相差人緝訪羅統芒消息，土民報知在烏門山中，著人喚來。王好善羅統芒參拜已畢，羅統芒叩頭請罪。張善相道：「汝父積惡，強奪阮秀士之妻，活活逼死，故起兵前來討罪。本當族滅，百姓說汝仁厚有德，能規父失，今使汝襲父之職，以鎮此土。昔日大禹之父鯀治水無功，舜殛之于羽山，舉禹使續父勤。禹傷父之功不成而受誅，勞心焦思，居外三年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由是水害皆息，地平天成，百姓安居，立功不朽。願汝效之。」羅統芒稽首受教。張善相又賜王好善冠帶，職任參謀，輔佐公子。王好善拜謝。羅統芒即襲職參拜了，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席，款待張善相。

正飲酒間，報阮秀士來拜謝張爺。張善相喚入，問其備細。阮繪頓首說：「遵老爺接氣之法，妻子漸漸醒轉。又蒙老爺丹藥，今已能言，進得飲食，特來叩謝。」張善相大喜，令羅統芒王好善下席相見，命阮繪坐于末席。當日盡歡，大小將士俱有賞賜。

話不絮煩。次早，張善相號令軍士班師回郡，羅統芒餽送金帛珠玉寶玩蜀錦等物，同王參謀率領部屬人員，直送出石駝關來。張善相發放回去，羅統芒雙膝跪下，稟道：「卑職萬死，不知進退，有一事稟上，伏乞海涵。」張善相問：「有何事講？」羅統芒流淚說出這件事來。正是：

在世未歸三尺土，為人誰保百年身。

不知羅統芒說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